

对话

文学是一片广阔无垠的麦地，文字是一颗颗金黄的麦粒

——访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

□梅子涵 赵晖

文学与书写是一种诗性的习惯

赵晖：梅老师好，很高兴看到《黄麦地》精装版的问世。您的文字就像一颗颗质地饱满的金黄麦粒，干净、漂亮、耐嚼，令人回味。不过，在进入正式访谈之前，请允许我先“跑个题”。《黄麦地》的封面设计图非常漂亮，让人过目难忘。我曾看到过一张您坐在这片“黄麦地”旁的照片，印象特别深刻，不知道梅老师当时坐在什么地方？

梅子涵：这张坐在“黄麦地”旁的照片其实是合成的。背景图取材自画家梵·高的作品，当时在设计图书封面的时候，出版社原准备请其他画家另创作一张画作。我对他们说，梵·高曾画过金黄麦田系列，我的《黄麦地》就取自于他的黄麦地。我到他画的麦地上去走走，在他最后住的小镇边上，现在仍旧种植着面积不小的金黄色麦田。我也曾猜想，小镇上法国人们吃的面包所用的麦子，也许正是长在这片印象派名画中的田野上。于是，我就把这幅画当作图书封面。你看到过的我坐在“黄麦地”旁的照片上的“我”，是通过技术处理、抠图后加到画作上合成的。原来的人像照片，是去年十月份在伦敦摄政王公园拍摄的。

赵晖：拍照的时候您似乎在写些什么，是记录灵感吗？

梅子涵：原本我正坐着东张西望，一只漂亮的乌鸦飞到我对面的树上停下来。乌鸦在英国、欧洲等很多地方都是吉祥的象征，我出神地看着它，随后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个情景，恰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。

赵晖：您总会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吗？

梅子涵：是的，随身携带一个本子、两三支笔，这是我的习惯。我记的东西不一定会写到书里去，只是一种喜欢随手记录的习惯。有本子和笔，随时写写字，对我来说，精神上的感觉远大于实用意义。文字，书写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很诗性的习惯。我也曾见过那种听课、开会的时候，把笔记写成艺术的人，那一行行的字，写出了生动鲜活的脉搏和血液，看上去令人着迷。

赵晖：我看照片中的您穿了羽绒马甲，伦敦的10月正是换季的辰光。说到天气，让我想起阅读《黄麦地》的时候，自己特别想拥有一件《车票》里的“棉风雪大衣”。在搭车回砖瓦厂的那个冬夜，您就穿着它——虽然觉得您能搭到车已经很幸运了，但车主把您放到半途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是有点怅惘的。不过，没想到，他转身又“突突突”地开回来接您了，也没有别的话，就三个很执着的字：“送您吧。”您在这里为什么有意保留了上海话的神韵？

梅子涵：其实这处细节并不是我的艺术处理，他当时的确就是这样讲的。我下乡的农场在上海奉贤，奉贤是郊区，上海郊县的上海话和市区的话，就三个很执着的字：“送您吧。”您在这里为什么有意保留了上海话的神韵？

文字里藏有温暖和爱

赵晖：您的文字里常常藏有这样的“温柔一击”，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，但我读到“送您吧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就有了一种瞬间被击中的感觉。不是“一记重拳”似的被打倒，而是体会到了温暖和爱，这是您独特的美学追求吗？

梅子涵：我不太习惯用“美学追求”这种宏大概念解读自己的创作，经常觉得有种装腔作势、故作高深的味道。运用文字叙述事实或者叙述虚构，准确、符合、讲究，都是写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。我写的是自己的遇见，也是自己的感恩，那个很多年前的夜晚，对于我而言，是非常神奇、珍贵的。那时，我是一个知青，是最渺小的、没有任何分量的、谁都可以漠视的角色，我们的事是最容易被忽略的“无动于衷”。我们想根据自己的心思和意愿求得什么，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。那时，我最习惯的就是听天由命。在乡下夜晚的公路上，已经没有车，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我所在的农场砖瓦厂，你抬头可以看见星星，也可以看见路边稀疏的人家灯火。但是，他们都和我没有关系，反而越发衬托自己的心境孤单可怜。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一辆拖拉机。我一开口请求，他便答应了我。并且最后，他主动改变了开始和我的约定，改变主意，决定把我送到砖瓦厂，而不是原先所说的顺路可以停下的地方。那个开拖拉机的人话语很少，没有亲切的神情。但是他是一个心里热乎乎的人。他自己本属于该被怜悯的人，却会善意地怜悯别人。那个夜晚我遇见的这个人，无论是仅仅出现在生活里，还是写入文学作品中，都具有同样感人的力量。我写的时候充满认真和感激，想尽可能地写出真情，以语言回馈他给予的温情。

所以，它不仅仅是所谓的某种美学和写作艺术上的追求。美学不只是一种创作方式或语言特征，它应当是和人的很多别的方面相连的。我向来是一个面容神情比较严肃的人，缠绵不在脸上，但是内心有很多善意。我在生活的路上为不少人开过“拖拉机”，送他们一程，甚至几程。

既然你提到了，我也说一下风雪大衣这个细节。在那个年月，在乡下当知青的人穿着这样一件衣服，的确有点特别和不协调。它只是棉的，不像现在常见的那样是全毛的，但是款式很“上海”。我的母亲很在意小孩的服装，我原本是不太好意思穿的，但是母亲一定要我穿上，我便成了一个穿着漂亮的风雪大衣，走在夜晚乡下公路上的可怜人。幸好，我坐上了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拖拉机，在轰然的声音间，那个少言寡语的农民，给了我一段珍贵的记忆。天上的星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路边灯火也在我的远处。农民并不认识我，但是却慷慨地送了我一程。于是，我写下了他。

写生活，也是写人

赵晖：虽然您说《黄麦地》不是专门为孩子

写的，但里面的故事，故事里的回忆、爱与美好，也适合孩子来读。《那时我是弟弟》就被收到了中考试卷中，那是一篇关于“书”的故事。我对那个书店里的阿姨也印象蛮深的，您跑去买书的时候刚好是她退休的前一天，她和同事聊天的口气也是：“太好了，这本书也不用再吃灰了，总算卖掉了。”好像并不晓得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一部多好的作品，但让人感动的是，这个不懂文学的阿姨却读懂了一个少年对文学的爱。

梅子涵：我写的好像是一个书店，也不只是书店，还是写里面的人。高尔基曾说，文学是人学，我深以为然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书店里的营业员都没有多少文化，他们的工作是要把书卖出去，同时也在用眼睛观察买书的人。我笔下的这位营业员一边和别人讲话，一边非常安静地看着我。我经常去书店，她看见我一直来，但却没有买这套书，猜测这厚厚的四本《静静的顿河》对一个中学生来说，也许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直到我要下乡了，才下决心将这套书买下来。随后，她追出来，用上海话说：“弟弟，我把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放在橱子的下面，你以后要买的话就在下面找。”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放在《静静的顿河》的边上，她知道我一定也看见了。遗憾的是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没有去买这本书。从农场回上海休假的时候，去过很多次这个书店。我很希望能再遇到这个退休的阿姨，但却没有再碰到过她。

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是一本文学名著，但我写下的只是以此为契机的一件小事，它们有各自的厚度。普通人，首先是生活在温暖小事的厚度里的，温暖的小事也配得上文学的记录。在《黄麦地》里，我写的都是小事，是一颗颗麦粒，但也会汇聚成一株株麦穗，也会有长成一片麦地、一片稻田的心愿。铺天盖地的美好，最初都是来自于那一粒金黄。所以，我很钟情、很着迷地写着那一粒粒。在第一篇散文集《绿光芒》中是这样写，在第二部《黄麦地》中是这样写，即将出版的第三部《蓝天空》中也是如此。

“站稳了、挺直了、继续前行”

赵晖：您在《黄麦地》里，提到过一个为您举办的朗诵会，其中有一个姑娘穿着黄毛衣，流着泪在读您的文章。当时您用了这样一个短句来形容那个姑娘的神姿：“不见丝毫跌乱。”“跌乱”这个词让我心中一动，不由得想停下来好好体味。我很向往这种“不跌乱”的状态，也想请教一下梅老师，在现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、未来充满变化的新时代，让自己的内心保持“不跌乱”的方法是什么？

梅子涵：还记得那是在济南举行的一场《绿光芒》的朗诵会，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朗诵了，很专业，也很有烟火气，没有捧腔提调的感觉。其中有一个穿着黄毛衣的朗诵者在读《春天》，她读的时候不停地哭。我在散文中写的“跌乱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平时一哭就读不下去了，但她哭着，依旧用正常的声音在朗读。我很佩服她的本事。她的朗读如生活一般，生活本身是哭着、笑着都不会停下的，依然有条不紊地进



《黄麦地》，梅子涵著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梅子涵

行着。等她读完下来走到我面前，满脸泪水地和我拥抱了一下，我也已经是满脸泪水。

那一次的朗读会以后，我写了一篇散文叫《朗读者》。我认为，阅读是自由的，阅读大于文本，你读出的人生思维正是一株麦穗的意义。任何年代都会有让人跌乱的因素，站稳了、挺直了、继续前行，是人生里应拥有的生命能力，也是生命的本质。

赵晖：除了面对生活的精神智慧以外，散文集中也写了很多物质生活的寻常滋味。您在《黄麦地》里，写了好多让人食指大动的餐食，每一样都能把我的肚子读得咕咕叫。您写“老刘的猪肉”，甚至调用了哈姆雷特“To be or not to be”的句式：“老刘，你每晚有猪肉或者没有猪肉，看着你乐呵呵地喝酒，我心里也总是乐呵呵，我真喜欢看着你这样喝酒，如同看着我的父亲喝酒，他那时正在很远的另外一个地方过着寂寞的日子……”乍一读忍俊不禁，仔细思考却发现其中有着很多生存的哲学、生活的智慧和生死达观的达观，并非是简单的戏拟。

梅子涵：文学是能让人拽回到美好的记忆中的，也能结构出新鲜的味觉体验。我写的是食物人生，普通人的很细微日常快乐，简单的美妙和精致能折射出意味深长的情感和想念。猪肉、大头菜、红豆腐乳、一小杯高粱酒，外祖母为我做成的一桌费尽心思的请客饭菜，是普通人碗碟之间最平常的爱意，是日常生

活的美学。我写上海食品公司玫瑰牌大头菜的文章登出来以后，一段时间之内，每天开门不久就全部售完。十点开门，我十一点去，问：“大头菜呢？”营业员说：“卖完了。”我问：“11点就卖完了？”她们答：“是啊，谁晓得呢？”

有资格当一颗麦粒就很了不起

赵晖：食味人间，文学和艺术总能将读者和观众的味蕾点燃。前一段时间，我馋的是年糕排骨，现在又惦记上玫瑰牌大头菜了！真的特别想请编辑们贴一个“小贴士”在这本书上，写着：“深夜肚子饿，慎读！”记得您还写过盖浇饭，我对那篇散文的印象也蛮深，读过以后，仿佛已经尝到了您笔下的那个汤汁的感觉……您以后应该出一本《梅氏菜谱》的。

我特别喜欢您在《黄麦地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但是哪颗麦粒不会变灿黄呢？”在访谈的最后，我也想请梅老师送给读者一句“灿黄”的箴言。

梅子涵：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大，有资格当一颗麦粒就很了不起了。自己把自己种好、管好，也必须接受别人的爱护，接受雨水、阳光，还有帮你拔草的人。一粒长成一株，一株长成一亩，一亩长成一片，最后无边无际。人的生命很小，但也应该有这样的境界。

（作者梅子涵系儿童文学作家，赵晖系《阅读与成才》执行主编、独立书评人）

童趣天地

### 中秋

□向美(11岁)

不是每年中秋  
家家户户都能团聚  
月儿有时  
也会缺

### 你好

□龙梦瑶(10岁)

你好  
我叫你好  
我有一个花园  
它也叫你好  
里面有许多  
叫你好花  
它们都会说话  
你如果来见我  
他们都会跟你说  
“你好”

### 奶奶

□龙一阳(12岁)

她是白发  
我是黑发  
她站在秋天的黄昏  
我立在春天的早晨  
她是盛放后的花  
我是嫩绿的草  
她是黑夜里的火光  
我是清晨的亮  
我们之间  
隔着长长的岁月  
就像银河  
但她的爱  
也会跨过银河  
包裹我

## 给一切以生命

□薛卫民

### 我觉得哪里都可以种花

□张雅欣(10岁)

我觉得哪里都可以种花  
人们乐呵呵地笑  
花儿就在笑上长着  
地球在跳舞  
花儿就把自己种在舞蹈里

（以上为湖南省会同县田野诗班孩子们的原创作品，由李柏霖指导、整理）